



作者供图

怀念 蔡天彪师傅

□陈诗鲤

身处旅途，惊闻师傅去世，感伤之余思绪万千。前段时间听同门拳友说，师傅病重，住在泰康康复医院。我说想去看望师傅，拳友提醒：恐怕师傅高徒众多，是不是要先弄清是否允许探望，然后再约时间前去。今次突然间听到噩耗，我深感失落，难以自拔。

2008年春天，我开始跟蔡天彪师傅学太极拳。年长我7岁的蔡师傅，神采奕奕，精神抖擞。尤其他平易近人，待人谦和，犹如兄长。平时教拳，他亲自示范，不厌其烦，丝毫看不出，他是宁波市武术协会原主席、中国武术八段的名家身份。

当时，在宁波市太极馆，跟蔡师傅练太极拳的学员众多。有正当年华的，也有我这样年近花甲的，有体制内的领导，也有平头百姓，但蔡师傅不论年龄大小、地位高低，均一视同仁。他言传身教，诲人不倦。每天早晨，当我们跟着领操的师兄弟，集体打套路时，他游走于打拳行列中，看到某人某动作不准确时，便默默记住，等大家全套拳打完，师傅就叫上这个人，当着大家前面，一招一式现场示范，予以指出，并督促其更正，使我们全体引以为戒。

师傅的全心投入、良苦用心，使我们每个师兄弟，都自觉苦练基本功。我和大家一样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，每天早上雷打不动，五点左右起床洗漱，六点必到太极馆，压腿、站桩，苦练基本功。几年下来，我原来的拱背、虚胖，眼看着，慢慢变得腰挺背直、步伐轻捷、体力猛增，整个人自信满满。有一次，在一年一度的年会上，师傅当众表扬了我和另一位师兄。

尝到了身体上的甜头，我深深体会到太极拳的内在魅力。“拳打万遍神自来。”师傅经常用这句话鼓励我们：勤学苦练是学好太极拳的不二法门。我遵循师傅的教诲，在宁波太极馆的那十余年，每天锲而不舍、始终如一的习练太极拳，使我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，身体上还是精神上，都变得更加自信，真正是受益终身。

师傅待人之真诚，我亲身经历过两

次，虽都是小事，却使我铭记至今。

第一次，是在宁波召开省武术比赛时，师傅动员大家去看。那时和我一起学太极拳的，有一位退休的工商管理局局长。我走进会场，正踌躇着去哪里坐，那位坐在师傅旁边的退休局长，看到我就叫我过去。我正想这似乎有点不合适，师傅却站了起来，也叫我过去，还把自己大半瓶的水，倒一点给我的那半瓶水里，使我满心温暖，大为感动。

第二次，是在我第一回自驾进藏回来后。因为我是独自驾车进藏并安全回家，大家戏称我是“国家级驾驶员”。因为这个称号，每天师傅来太极馆上班开来的车，是由我把车倒入门口的上阶沿、低低的铸铁栏杆旁的指定车位的。有一回我有点大意，方向打得有点猛，车子碰到了铁栏杆，车尾被擦伤，栏杆被撞断。我正感到不好意思，报交警等着前来处理时，师傅得知，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拿着西瓜给我吃。还说介热天气，到里面阴凉处等好了，擦擦碰碰总有的。师傅的言行，关怀备至、体谅大度，使我如沐春风。

蔡天彪师傅在主持宁波武协和太极馆工作时，宁波太极拳的普及和发展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为了更广泛地把太极拳普及开来，师傅带着团队，不只参加各项全国性比赛，收获76金、78银、55铜，还经常带队去东海航空部队、宁波武警支队等单位，表演、慰问、交流。同时派出年轻骨干，深入宁波市各行各业，指导教学太极拳，赢得了许多好评，也提高了骨干们的临场拳艺和教学经验。

蔡天彪师傅，不仅身体力行于太极拳的具体教授，更注重拳理的传承与总结，他倾其一生所学和在长期教学中的体悟所得，写出了《杨氏老架九十八式太极拳(田谱)释解》《杨式田架太极拳新编八十一式》《新编简易太极拳》三部著作，成为强身健体的宝贵教学文本，惠及世间所有太极拳的爱好者……

蔡天彪师傅虽然走了，但他留下来的人格与精神，经验与理论，将使数量众多的太极弟子们，受用终生。

小哥哥：我的救命恩人

□卢岳云 文/摄

近日，惊悉我的救命恩人——小哥哥因病过世，走完了他七十余年的人生路，内心甚感难过。小哥哥是我堂伯的儿子，比我大15岁。50余年前，他把我们兄弟俩从溺水的死亡线上拉回来这一幕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老家村后的管溪是我们儿时的“水上游乐园”，但每年夏天总会有孩子溺水身亡事故发生。

一到夏天，这管溪除了靠近河埠头的几个深潭外，河中央的水位也就十多厘米左右，只见黄蚬爬满地。此时也正是我们“耙黄蚬”的好时节。

记得我五六岁(我哥十来岁，我二姐十二三岁)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们兄弟俩扛着借来的“黄蚬耙”，拿着家里的搪瓷脸盆直奔管溪，耙透骨新鲜的“下饭”——黄蚬。

因我人小，还不会游泳，故我哥背着我过了河。近晌午时，已耙得黄蚬满盆，我们打算回家。原路返回时，我哥不小心一脚踏入了“深不见底”的深潭。此刻，我们好像连体婴儿般在水中上下蹿动。大家都知道，不会游泳的人，一旦溺水，会死死抓着任何东西不放手，哪怕是一根救命稻草。

当时，大人们都在田畈里“双抢”劳作，河里除了我们俩兄弟，也别无他人，我二姐早被吓得“呆若木鸡”。岸边倒有一个老阿姨在晒稻草，她看到这一幕也傻了眼，急得她一边喊着“救命”，一边向我们跑来。不过，她也是个“旱鸭子”，想救人命，真叫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或许是我们兄弟俩命不该绝吧，此时，正在生产队背着喷雾器给水稻治虫的小哥哥，突然感到浑身好像有无数枚针在扎他般难受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放下手头的活，家也不回，直奔管溪河埠头洗澡。他一瞥眼，正好看到我们兄弟俩在水中垂死挣扎，便飞奔过来，扑通跳入水中，把我俩救了起来。据说，我们得救的那天，邻村一对在管溪戏水的姐妹被淹死了。乡亲们迷信地说，看来这天管溪的“河水鬼”一定要捉走一对童男或童女。他们都说我们兄弟俩命大，我小哥哥是我家祖宗催他来救我们的……或许这就是好多中国民间传说的由来吧！

母亲告诉我，当时我已奄奄一息，因溺水时喝饱了水，“亮晶晶”的小肚子鼓得像青蛙肚皮。父亲赶紧将家里拿来的大铁镬底朝天放在河埠头，让我趴在镬底上。这尖尖的镬底顶在我鼓鼓的肚子上，迫使我肚里的“苦水”从口中往外倒。这也是老家救治溺水者的土法，简单管用。

或许你会以为，这次溺水事件会让我得“恐水症”。其实，恰好相反，从那以后，我加紧苦练狗趴式游泳，成了管溪河里的“浪里白条”呢。

我在网上看到，有些人因为自己曾经对别人有过恩情，便以此为筹码，强求对方给予回报，这种“挟恩图报”，让人怀疑其当初帮助他人时，是否出于不求任何回报的真心。小哥哥对我而言，是绝对的救命大恩人，但他从来没要我回报什么，也从未求我办过任何事，哪怕他遇到一些困难。每次回老家见面时，最多也就客气地寒暄几句。这份“真心”，让我既感激又敬佩。

谨以此文纪念我那刚过世的小哥哥，衷心感谢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


如今的管溪河。